

广解 | 语译

四書讀本



(上册)

沈知方主稿
蒋伯潜注释

语译
广解

四书读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蔣序

二十五年冬粹芬閣主人沈知方先生以余友蔡君可園之紹介訪余於西湖余與先生始相識翌年春余左足以跌仆磨及秋中日之戰起杭州富陽相繼陷匿山中逾半歲以可園之招避地來滬得復與先生相見前年冬先生出四書廣解稿謂曰四書者余童年之所習也及長寘之胸臆不敢忘今老矣閱世久益覺其可寶小之一人之身心大之家國天下莫之能違也注家雖多要以朱子爲能發其義蘊而病後生之未能盡喻也釋以今語應有裨於初學是稿經通人筆削已非一次今以就正願爲之潤色焉余以可園故又見其意之誠也許之避地蠡處無故籍可資參考僅就平時記憶所及采漢宋諸家之說繹述朱注間亦爲之補正而下筆未能自休蕪雜之譏知所難免越半載始殺青時先生已臥病余亦以用力過勤病腦甚劇幸可園爲之校閱補苴始成是編耳先生病中猶殷殷念及是書曰將印行爲周甲之紀念嗚呼孰知今茲方排印成書而先生之歸窆山已一年乎哲嗣志明以書成告且請序其端適余以輓車折左臂杜門養疴爰爲述其概略如此既傷逝者行自念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富陽蔣伯潛序於宛西鶴寄廬

孔子傳

蔡巧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縣。時爲周靈王二十一年。父叔梁紇。母顏氏。徵在。孔子生三歲而父歿。兒時遊戲。喜歡陳俎豆。做祭祀的禮儀。年十七。爲大夫孟釐子所愛重。孟釐子的兒子懿子就請他教禮。

後來做季氏的委吏。司職吏。又做司空。但不久就離開魯國。游歷齊宋衛三國。都沒人歡迎他。又至周。問禮於老聃。回國以後。就漸漸的多了。他了。他又到齊國。爲高昭子的家臣。齊景公很欽佩他。想封他以尼谿的田。齊相晏嬰和孔子道術不同。反對他說。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諱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意思是說儒家繁文縟節。不能叫全國的人都學著。後來也終於沒有成爲事實。齊大夫之中。也有因妒嫉他而要想害他的。他就從齊國回來。這時魯國季氏專權。陪臣執國政。他就不想做官。只在家裏修詩書禮樂。一待從遠方來受業的很多。但當公山不狃在費反抗季氏的時候。也來請過他。他很想去。以爲借此可以發揮發揮自己的理想。但弟子中卻有不贊成的。後來也沒有成功。

到後魯定公要孔子做中都宰。做司空。做大司寇。他做大司寇的時候。適值齊國要求和魯公相會。孔子以齊是個強國。魯常常受他的欺陵。心中有些不放心的。就對定公說道。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定公聽他的話。因具左右司馬以行。和齊侯相會於夾谷。於那地設一壇位。土階三級。兩國君主揖讓而登。獻酬爲禮。儀式還算隆重。不久就有齊的官員走了上去請求說。

「請奏四方的音樂。」

齊景公點一點頭。接著就有一批樂人。手裏拿著鈴旄羽袞。以及矛戟劍撥之類的軍器。鼓噪而進。孔子一見不對。立刻站了起來。跨上土階二級。舉起手來說道。

「現在兩國君主以友誼相會。爲什麼要用這種粗獷的音樂。請齊國的官員重新換過。」

那官員當作不聽見。側着頭。儘管自己談天。孔子卻不慌不忙的。很莊重的。對齊君看看。又對晏嬰看看。這樣一來。他們心中卻覺有些慚愧了。就立刻命令樂人回去。

但齊國的一個官員又走了上去說道。

「請奏宮中的音樂。」

景公回答一聲「好」就見一班奇形怪狀的戲子。舞蹈着前進。孔子一看。這又是侮慢魯君的。於是急急忙忙的跨上了土階。高聲的說道。

「匹夫而榮戴諸侯者罪當誅。請有司用刑。」

有司就依法辦了。景公見了很是感動。因把從前奪去汶陽龜陰的田退還了魯國。

後孔子攝行相事。把「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的大夫少正卯殺了。只三個月的時間，教化大行。男女有別，塗不拾遺。齊國見孔子有這樣的政績，怕魯國強盛起來，於已不利，就想方法去阻止他。選了八十個美貌的女子，使他們著上美麗的衣服，又教她們歌舞，特地派人送給魯君。當她們陳列在南高門外的時候，季桓就著了便服去看過幾回。又請魯君借巡遊的名義，去看了一天。魯君看得果然不錯，就叫季桓子收受了。孔子心想：國君大夫這樣荒淫無度，我還能做政治事業麼？就辭了職到衛國去。不久又到陳國。當他到陳經過匡地的當兒，匡人錯認他是陽虎，便將他包圍起來。弟子們都急得不得了。孔子卻說：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

孔子從蒲回到衛。又到曹和宋。在宋和弟子們講學不輟。又在一株大樹下面學習禮儀。宋國的司馬桓魋想殺害他，他雖不恐懼，但終於匆匆的到了鄭。而和弟子們失散了。

在鄭的郭東門，就常常可以看見一個長條子立著。那地方的人見了，譏誚他說：「累累若喪家之犬。」有訴孔子。孔子想想自己的生活，也覺好笑，就說：

「然哉，然哉！」

孔子在鄭住上三年，又從蒲回到衛。衛靈公不用他，因想渡河到趙去，聽到賢臣甯殖被殺，也便不去了。他回到衛，又回到陳。這時孔子年紀已經六十歲了，頗想回國去。楚昭王聽到他的聲名，特地差人來接他。可是陳蔡大夫卻擔起心來，暗中命令軍士包圍着，就是糧食也被截斷。弟子們都生起病來。孔子卻借此考詢弟子們的修養。

工夫。和對於當時社會的見解。有不合的一一加以糾正。楚昭王聽得孔子被圍。立刻派軍隊來迎接。又想把魯社七百里的地方封給他。後以令尹子西的反對作罷。

於是孔子回衛國。又從衛回魯。魯不用他。他也不再想做官了。在家中從事著述。刪詩。序書。作春秋。又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藝的七十二人。他自己又是個「學不厭。教不倦」的人。所以能夠博物多識。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循循然。善誘人。他的弟子顏淵稱歎他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稱為千古的聖人。周敬王四十一年卒。享年七十三歲。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喪。子貢居處於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和魯人仰慕他而住在冢的旁邊的。凡一百多家。叫做「孔里」。

孟子傳

蔡巧因

孟軻字與。周時鄒人。就是現在山東鄒縣。父早歿。受母仉氏的教養。因學儒道。成爲孔子以後的聖人。當初他的家是住在墳墓近邊的。孟子遊戲。多做墳墓間的事。他母親說。

「這裏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

遷了。住在街市近旁。孟子看了市人。便學起商人街賣的樣兒來。他母親又說。

「這裏也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

後來遷居鄰近學宮。孟子耳濡目染。就做陳俎豆。揖讓進退的遊戲。母親看了。很是高興。說道。

「這裏正可以叫我兒子久住了。」

孟子去就學。不久又回了來。問他所學的是什麼。卻沒有正確的回答。也毫不覺得着急。母親大憤。提起一把刀。割斷了正在機上織着的布匹。說道。

「一個人不肯研究學問。也和割斷了的布匹一般。還有什麼方法再續呢。」

孟子自從受了母親這樣的教訓以後。就一天到晚的勤學。以子思爲師。通五經。詩書尤所熟習。可惜這時正是周朝的末年。各國爭強。互相用兵攻打。諸侯需要權謀之士。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都能擴張土地。稱雄於諸侯。而迂怪虛妄之談。也爲一時所歡迎。儒家守先王之道。稱說堯舜三代。終不肯阿世苟合。時君都以爲迂闊。

而達於事情。所以孟子游齊游梁。都不能獲得做事的機會。心想。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要想實現自己的主張。已是不可能了。乃回國。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講義論道。著書七篇。或者也說。孟子和論語一般。也是弟子們所記的。論語多說仁。孟子多說義。文詞宏放恣肆。也不與論語簡鍊含蓄相同。但孔子的學術行事。經孟子發揮闡述。更加來得透澈正確了。是很有功於儒道的。所以後世尊爲亞聖。

廣 譯
解 譯
大
學
讀
本

大學新解目次

大學之道·····	一
康誥·····	六
湯之盤銘·····	六
詩云邦畿千里·····	七
子曰聽訟·····	九
此謂知本·····	九
所謂誠其意者·····	一〇
所謂修身·····	一一
所謂齊其家·····	一二
所謂治國·····	一三
所謂平天下·····	一五
附大學古本·····	二四

大學新解

大學本小戴禮記中之一篇，宋以前並不單行。宋仁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第進士王拱宸等。程頤嘗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朱子作大學章句，以與中庸論語孟子並列爲『四書』。是本篇之自小戴禮記中抽出，特加提倡，起於宋朝。朱註說：『大舊音泰，今讀如字。』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大舊音泰，劉音直帶反。』舊音指漢儒鄭玄等音讀，劉氏名宗昌著有禮記音一書，朱子是從劉宗昌的音讀的。朱子認爲本篇中有脫簡錯簡，作章句時有所移補，故四書中之大學與十三經注疏本小戴禮記中之大學篇不同。朱子又分之爲『經』一章，『傳』十章，以爲『經』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按鄭玄禮記目錄，僅言子思作中庸，而不及大學之作。者虞松刻石經於魏表，引漢賈逵的話：『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之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輝之。』這是說大學也是子思所作了。至朱子，方斷定出於曾子，所以清代的漢學家多不信他。但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安知朱子所說曾子門人記大學之傳者，不就是子思呢？這一篇，可以說是儒家最有系統的一篇文章，以『明明德』爲『新民』之本，以誠正修齊爲治平之基，把道德論和政治論打成一篇，導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於一爐，以發揮其『德治』的主張，組織至爲完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朱子註：『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子所謂『大人』就是孟子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大人』。孟子嘗說樂正子是善人是信人，又解釋道：『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道德修養完滿，故能充實而有光輝。『大學之道』就是養成此種充實而有光輝的理想的人格之修養。

方法。朱子大學章句序首句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是以『大學』為古代所辦的大學，似與註中所說『大人之學』自相矛盾。其實，古代小學所教，只是書、數、及灋、掃、應對、進退之節，後季子弟升入大學以後，方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使能養成充實光輝的理想的人格。朱子的兩種說法，並不是相反的。

『明德』是光明的德性，是人人人生來具有的，是備具衆理，足以應付萬事的。有時這種光明的德性，人欲所蔽，便昏昧不明了。這和太陽隱於烏雲，鏡子蒙着灰塵一般，看似昏暗，本體的光明，却並未消失，為雲吹散了，灰塵拭淨了，仍可以恢復它本來的光明。上一個『明』字是動詞，『明明德』是要把人欲除去，使本有的明德格外光明起來。這是修養方法的第一步。

『親民』的『親』字，王守仁仍作親字解。他以為本篇下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皆是『親』字意。尚書堯典『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便是『親民』。（詳見陽明先生傳習錄）這樣講法原也可通。朱子說『親當為新』，是根據程頤的話，因為下文所引湯之盤銘康誥詩經的句子，都以『新』字為主。尚書金縢篇成王說『惟朕小子其新之』，成王這句話是說要親自迎接周公，『親逆』寫作『新逆』，正和『新民』寫作『親民』一樣，這是程朱讀『親』為『新』的一個有力的旁證。新是去舊維新的意思，『新民』是使人人能去其舊染之污，『日日新，又日新』地振作起來。由『明明德』而『新民』，便是論語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庸所說的『成己』，『成物』，孟子所說的『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由此可知大人之學，不但要能自明其明德，以獨善其身，還要能使人人有新，以兼善天下哩！

『至善』就是『最善』的意思。『止至善』就是以『至善』為最後的目的，定要做到，不半途而廢的意思。無論是修己的『明明德』，化民的『新民』，都要達到這『至善』的地步。下文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是說要『止於至善』而已。

以上所說『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是大學的三大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同後。『知止』就是知道所當止的最善的境界。一個人如果能夠曉得最善的境界，以之爲理想的目的，才有一定的意志，意志一定，心就能靜，不會妄動了；心不妄動，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能感到安穩，到處安穩，思慮自然週到，思慮慮能週到，做人才能達到理想的目的，最善的境界，而得其所止了。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萬物各有本末，譬如一株樹，根株爲本，枝葉爲末。萬事各有終始，始就是開端，終就是結局。『本』和『始』是所『先』，『末』和『終』是所後，就上文所說言之，則『明明德』是『本』，『新民』是『末』，『知止』是『始』，『能得』是『終』。就下節所說言之，則『平天下』是『本』，『是』『終』，是『所後』，『格物致知』是『本』，是『始』，是『所先』，就瞭然於事物之終根本末，而知所先後，則循序漸進，不至錯亂凌躐，故曰『近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中庸說：『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這是儒家的根本主張。本節就是推說這箇道理的。

『明明德於天下，就是平天下。』平天下必須先把自己的國家治好，如自己的國還不能治，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悅服呢？但要治理一國，又必須先把自己的家整理好，要整理一家，叫家裏的人都看自己的樣子，聽自己的命令，必須使自己的行為，可做人家的模範，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大凡一個人以心爲主宰，要脩身，必須使心無邪念，要心無邪念，必須使心意誠實，所以說：『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但人怎麼才能誠意呢？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就須『先致其知』，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是推而極之之意，至於怎樣才能『致知』呢？他說：『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卻有許多的解釋了。

朱註說：『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又說：『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所以格物是要窮盡事物之理，無不知曉之意。王守仁早年讀了這幾句，就對着一株竹，細細地格起來，後來竟格不出所以然，而至於生病了。他於是恍然大悟，以爲『格物』之『格』，當解作孟子『格君心之非』的『格』。故說：『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又說：『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詳見大學問）王氏認爲吾心本有良知，不假外求，故以朱子『即物窮理』之說，爲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但其他就以此相號召，流弊所至，致學者束書不觀，以爲只要憑吾心之知，即可應付萬事，反不如朱子『即物窮理』之說，較爲切實。清陳澧說：『格物但當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即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親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見東塾讀書記）陳氏所說，淺近切實，可爲朱註發明。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段是將上文的意思，反覆鄭重說明。『物格』是事物都閱歷到；『知至』是知識已推完盡；由此而意以誠心以正身，以修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身修以上，是『明明德』，齊家以下，是『新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意誠以下，是得所『止』，所『止』者，誠正修齊治平，即『至善』之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庶人，就是小百姓。『壹是』同『一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無非是爲的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根本還在修身，所以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本』指修身，『末』指齊家治國平天下，身既不修，而要想家齊國治天下平，這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說：『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一個人在社會裏，勢不能無親疏厚薄，所厚者無過於『身』，而家次之，國與天下又次之，對於最厚的身，尚不能修，怎能澤及天下呢？所以說：『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上面一大段，朱子以爲是『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後十段，朱子以爲是『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此段爲本篇總論，先述大學之道有『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三綱領，次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以下再分段述之。

【問題】（一）大學本爲何書中之一篇，何時始單行，何人定爲四書之一？

（二）何謂『大學』？

（三）何爲大學三綱領八條目？

（四）何謂『明明德』？何謂『親民』？

（五）何謂『格物致知』？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是尙書中的篇名。周公封康叔作『克』字，作能夠解。『克明德』就是能夠明明德。大甲也是尙書中的篇名。大甲，商王湯之孫，既立無道，伊尹放之於桐，後大甲悔過，復歸於亳，作太甲『諡』同是作『此』字解。『顧』是顧到的意思，就是要顧到天命我的明德的命令。帝典就是堯典，也是尙書中的篇名。峻作大字解。堯典作『俊』，以上所引尙書三語都是說自明其明德，故曰『皆自明也』。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卽是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湯就是成湯，爲商朝的開國聖王。盤就是盥洗的盆。成湯於盥洗的盆上，刻着『苟日新』等三句話。苟作誠字解。新，除去舊染之污的意思。說人誠能日去其舊染之污，又當『日日新』，『又日新』，始終不間斷地養成新習慣，新生活，新道德。『作』卽振作興起之意。自己固要做成一個新的人，同時並要鼓勵他人，也做一個新的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詩經大雅文王篇裏贊美文王的句子。周從立國到文王時，已數百年，所以稱爲『舊邦』。文王時更新新百度，使人民個個自新，這就是文王所以受天命王天下的緣故。所以說『其命維新』。